



1984年，对我来说是命运转机的一年，先是收到县长的来信，不久又接到了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在一个远离县城、封闭落后的小屯，这两封信，在村子里的震撼力不言而喻，至少让沉郁太久的父母亲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笑容像春风一样拂在脸上。

我住的大段屯，位于科尔沁草原东侧4个县交界处，人称“四不靠”。邮一封信，你等邮递员来，大约得一周；你自己跑镇子上邮，往返50余里，还得趟过一条百余米宽的大段河。没有自行车，你早起步行，邮一封信日落家西的河才能归来。

那时，我当民办教师已经4年，除了教十几个学生，业余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娱乐，和祖祖辈辈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耕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我17岁考上民办教师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受父亲影响，开始读书写作，心一直向往西河对岸的远方。学生放学了，寂静的校园，只有我独自坐在简陋的教室木凳上复习功课、读书写作，迎接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，常常是日落校园后的庄稼地里，没了光亮才回家。三天两头，就把一封封装满稿件的信封交给邮递员，然后就是盼邮递员的车铃声、盼编辑的来信、盼报社的报样、盼广播新闻的播出、盼阅读过时的《新报刊》。那时，我心中的天使就是邮递员，他的车铃声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乐曲。村子里有麻雀的歌声、喜鹊的歌声、老鸹的歌声，当然，夏季还有蝈蝈、蝈蝈、杀杀虫、青蛙的歌声，我最爱听的是，忽然在教室门口响起的那一串清脆的车铃声。绿色的自行车、绿色的套装、绿色的邮包，还有递给我的散发油墨清香的报纸，一直迷恋着我。那时乡下邮递员隔几年就换新人，对我来说颇为失落，时间久了和他们相处情感深了，一个个邮递员都成了我的知心朋友。那时苦闷、烦躁的青春，仿佛只有这绿衣天使才会送来希望和梦想。

1984年前后，在报上看到，吉林省不少地方办起了乡村文化室，室内备有报刊、科技资料、文学图书等。我所教书的大段屯，偏远落后，农民科学种田意识特别差，文化娱乐活动几乎没有。人一没事干，这搞迷信的、偷鸡摸狗的就多了。看到这些，我就想给农民办一个图书室，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、政策水平和科技知识。大队书记是个大老粗，我曾去找他，他喝得醉醺醺的，东倒西歪，嚷嚷道，什么文化室，你说能顶饭吃吗？能顶酒喝吗？我没法说服他，反倒像被羞辱一样跑回家。想想还是不死心，一激动，就偷黑给当时的通榆县县长白广才写了一封信，把我想办农民文化室的想法滔滔不绝地说给他。恰好第二天邮递员就来了，把信交给他，连同几篇寄给报社的稿件。我父亲好舞文弄墨，支持我给县长写信，同意我给农民办个文化室，他还愿意当义务管理员。我母亲说，你给县长写信，县长那么大的官，日理万机的，哪有功夫搭理你“小嘎牙子”，消停好好教书吧！不管怎么说，信也邮出去了，骑瞎马过河，凭命由天吧。

这一天中午，父母亲铲地回来，正准备吃午饭，一阵悦耳的车铃声飘进院子，弄得院里鸡飞狗叫，枣红马也抬起头呱呱打几个响鼻，最亲热的还是大黄狗，它跟着邮递员的自行车一边扫尾巴，一边亲昵的在邮递员身上立高高。年轻的邮递员李仁彪，也不理车前身后的大黄狗，举起手里的信亮开嗓门：“大哥，县政府来信了，是不是要调你去政府上班啊？”一听说县政府来信，我和父母亲都惊讶地迎出门外，我接过这封牛皮纸信封，下面一行印刷体红字先映入眼帘：通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。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，手有些抖，里面有两页纸，草书钢笔大字，龙飞凤舞，原来是县长白广才的亲笔回信。这草书，的确不大好辨认，连我父亲号称村里的老学究，也有好几个字硬是没念出来。我就拿信去找村里的老教师沈焕章，在他的帮助下，终于读了下来：

丁利同志你好！来信收悉，作为一名农村青年，看到农村缺少文化科技和精神食粮，想办一个文化室，这个想法非常好，我支持你。你可拿这封信，找入面乡党委书记张余，有什么困难，当地党委、政府也会帮助你解决。期待你的农民文化室早日办成，期待你在新闻写作和教学上都取得好成绩。

白广才
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



收到这封县长的来信，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。父亲乐颠颠的给邮递员小李沏茶倒水；母亲扎起围裙，到厨房给小李炒了一盘鸡蛋，我和父亲陪小李喝了几盅“草原白酒”。不胜酒量的我，脸喝得红扑扑的，走在外面，凉风一吹，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。那天晚上，煤油灯下，父亲一边听广播，一边仔细翻阅这封县长的来信，那个背影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大概一周过去了。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，弟弟跑来告诉我，说乡文化站站长任育田带一个县政府的来人来找我。我匆匆跑回老屋，任育田起身给我介绍，那位中等个、黑脸堂的人是县文化局的干部，叫李士权。原来是这样，关于我要办农民文化室一事，县长白广才不仅给我写了回信，还把我的信批复给文化局，让他们深入我居住的村庄，走访调研，帮助具体落实。李士权非常温和，一说一笑，把我的想法和具体困难都一一记在小本上。那天晚上，母亲炒了两个菜，一盘土豆丝，一盘煎鸡蛋，还是我和父亲，陪同县乡两位文化干部，喝了几杯“草原白酒”。他们走的时候，夕阳染红了一弯大段河水，他俩骑自行车走在西大坝上，倒影在河水里晃动。有几只大鸟被他俩的说笑声惊飞，飞向紫红的天边。在坝头，我久久遥望，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满脸……

拿着县长的信，我找到乡党委书记张余，我和他汇报了办文化室的想法和困难，缺资金、缺场所、缺图书、缺桌椅板凳等设备……张余眼睛不大，却带有灵

气，一张宽厚、富态的脸堂，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度、有胸怀的人。他让秘书给我倒杯水，热情地接待我，并让我拿县长这封信找村领导，他亲自催促落实。从乡里回来，我硬着头皮直接去了大队书记家，他又喝多了，光着脚丫，头冲炕里躺着，当我说明来意，递上县长的信想让他看看，他摆摆手嘟嘟囔囔地说，我不认识字，不一会儿歪头打起了呼噜。我拿着县长的信悻悻走出他家门，心想，真是大官好见，小官难搪。

就在我为办文化室的事奔波时，又一封来信，叫停了我办文化室的这个设想。这封信，是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父亲说，白县长那么重视咱开办农民文化室，你上学这一走，办不成了，得给县长回封信啊！我母亲说，你去城里读书，离县长近了，就去当面说声谢，办不成，咱也得感激县长啊！

到通榆县城读书，我几次路过县政府门前，想去看看县长，长的啥模样，都没鼓足勇气。心想，母亲说的对，县长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接见我这么人物。出于礼貌，回到宿舍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。万没想到，一周后，我又接到了县政府的回信，里面还是白广才县长亲笔信，一页，龙飞凤舞，我和几个同学斟酌好几遍，才顺下来：

丁利同志你好！祝贺你考入通榆师范学校，希望珍惜学习机会，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生养你的父老乡亲。写作一定要坚持，期待你新的生活学习环境中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祝进步！

白广才
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

这天夜里，我头枕县长的信，躺在宿舍的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心想，我必须好好学，多多写，不辜负白县长的殷殷期望。

在校两年，我不断用县长的信给自己鼓劲加油。有耕耘就有收获。这期间，我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不断见诸报端或在广播电视台播出，《节粮王》还被中央台和《经济日报》录用，《沈家的杀猪节》被评为《吉林日报》首届好新闻奖，一下成了小有名气的作者了。毕业不久，我被通榆广播电视台破格调去，实现了一个乡下娃的记者梦。这时，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没有谋面的县长白广才。我曾鼓足勇气去看他，到县政府门卫一打听才知，白广才县长已经调到白城地委工作了。

在通榆广播电视台从记者、部主任、副台长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当我采写的新闻《朱镕基总理牵挂灾区教育》在全国获奖时；当我的散文专著《远去的村庄》荣获省委、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时；当我被评为“吉林省十佳新闻工作者”时；当我走进北京鲁迅文学院时，我都情不自禁想起白广才县长和他的那两封信。当2007年6月，也是白县长给我第一次回信的季节，我再次凭借自己的实力，调入白城市文联工作。此时，我又想起当年给我写信的白广才县长，说是在地委统战部工作，我一打听，才知白县长已经作古，遗憾，痛惜！今生不能给我当面说声“谢谢”的机会了！

白城市文联办公室坐落在万福麟百年故居，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回廊院落。当晚我住在这里，观景，没心绪；看书，读不下；躺下，睡不着，翻出包里的两封珍藏二十几年的县长来信，一字一句再品读，读出文字背后令人敬仰的官品、人品和文品，在他那里，老百姓的事真的没小事啊！

从农村到城市，从教师到作家，几经转辗，10余次搬迁，不少信件都遗失了，唯独白广才县长的这两封信一直伴我在前行的路上不断成长……

携手共赴康庄道

扶贫工作随感

□徐彦

绿野飞花

漫漫扶贫路，不乏艰辛与坎坷，但更多的是感动与激励。这感动和激励，不仅是扶贫干部带给困难群众的，也有群众回馈给干部们的。而这些能够带给扶贫干部激励与感动的人，正是开展志智双扶工作最好的切入点和“潜力股”。

2019年，是通榆县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。为如期实现脱贫摘帽，通榆县委、县政府立足县情实际，精准发力，通过扎实开展脱贫攻坚“两个百日攻坚”和“七大专项行动”，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奋起疾攻，全面实现“两不愁三保障”。

时间回到2017年的秋天，我随同事走访边昭镇五井子村柳树营子屯的重度贫困户司文常，司文常时年62岁，患有先天性脑瘫，身后还有99岁的瘫痪老母亲，娘俩一直由81岁的大哥司文来和72岁的嫂子张宪云照顾着。而如此一家人，除司文常外，竟都主动拒绝被列入贫困户。

还记得刚一进屋，就见一位面容可怖（后得知是因车祸致容）的老大娘，正斜坐在炕沿给另一位看似无法行动、年岁更大的老人揉着腿。“哦，是县里的干部来了啊，你们先坐，我就去给你们沏水。”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，老大娘亲切地招呼着我们，她就是司文常的嫂子张宪云，而在炕上躺着的老人，是她99岁的婆婆。这时，一旁的司文常孩子般叫嚷着“嫂子，我肚子饿。”“不要闹，嫂子招待完客人就去给你弄饭啊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张宪云老人，一位热情、乐观、样貌与心灵有着极大反差的老人，令人敬重钦佩又让人心生怜爱的老人。

2019年春，精准扶贫“两个百日攻坚”的号角响彻通榆大地，为使帮扶工作更加精准高效，县委、县政府要求以精准托精准，重新调整了帮扶对子，司文常正式成为我的帮扶对象。而在帮扶的过程中，我却不时被张宪云老人深深地触动、感染着……

结对之初，我二次走访司文常，通过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司文来一家已住上了崭新的楼房。

进了屋内，张宪云正坐在小板凳上揉搓着衣物，“家里有洗衣机，为什么不用啊？”我疑惑地问道。“二兄弟总是尿裤子，怕洗衣机洗不干净，用手搓搓还是好的。”看到张宪云那双泡在凉水里干枯变形的手，我的内心百感交集，上前要去替她，可老人拼了命地说什么也不肯，只好帮着做了些打水倒水的活。在交谈中了解，张宪云的婆婆于2017年冬去世了，听说老人家都闭了眼晴还握着张宪云的手不放。而司文常自8岁起就由哥哥嫂子照顾着，60年如一日，张宪云待他就像待自己的孩子。

次日，我拎着5包尿不湿来到司文来家，却没见到张宪云，得知她在女儿的陪同下去白城某医院看病，恰巧那家医院正有我爱人家的亲戚当职，一通电话后，老人在亲戚的帮助下很快完成了一系列检查与诊疗。

由于一直惦记着张宪云老人的病情，她回来后，我备了些营养品去家里看望她。“小党员（她一直这么称呼我），真不知该怎么谢你。往后来家啥都不许给我买，你们工资也不高，要把钱用来好好养育孩子，让你们的一代也当共产党员！今天中午不许走，大娘给你做饭吃。”

转瞬已5月下旬，这一天，盼望已久的雨在窗外时落时停。手机响了，一看竟是张宪云大娘的电话：“小党员，你帮大娘看看，这雨能下到啥时候？”我挂掉电话上网查看了天气预报，近3天一直都会有雨，随即电话回复：“这就好！这就好！雨下透了咱农民就能播种啦。”张宪云欣慰道：“大娘，咱家的地不是都承包出去了吗？”“我们老两口是种不动地了，可是别人得种啊。”听罢，我狠狠地拍了下自己的脑袋，立刻找到村书记，告诉他马上通知全体村民做好耕作准备。

6月的早晨温暖而清爽，和张宪云老人约好在县医院见面，帮她办理残疾等级升级鉴定和新农合报销。早上7点刚过，县医院门诊大厅的导诊台就已挤满了办理残疾鉴定的患者和家属，这要排到什么时候？孩子，咱们不着急，让那些坐轮椅的人先排，他们比咱难。”当我将一系列手续跑完，已近中午，74岁的张大娘一直蹒跚在我身后，却没有一丝埋怨。“孩子，要不是你在这，我老婆子3天也办不完。这是50块钱，不管多少，拿着。大娘有手有脚，不能让你给我花钱！”

在全县包保干部“吃万家饭”活动中，我向张宪云老人征求对扶贫工作和包保干部有什么意见，她说：“对咱党的干部，我们只有感激，甚至有愧疚，这把年纪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。但只要我们老两口还活着，就不让我这二兄弟再给社会增加负担。对于你们的工作，我只希望，易地搬迁上楼以后，咱镇上村上能招来大公司，带着咱农民把日子越过越好！”张大娘出的题目，正是我们接下来一段时期工作的聚焦点。而在脱贫致富的路上，千扶扶贫干部定将携手千千万万个“张宪云”，共赴康庄道。

乐趣 徐昱攝



把美丽留给大家

□张立顺

公园里
我发现一朵美丽的花儿
在阳光下灿烂地笑着
当我俯下身刚刚把手伸过去
一只小蜜蜂在我手的左右
嗡嗡的不肯离去
花树叶也在使劲地摇动着手臂
仿佛在警告我
更担心我把它们的伙伴采去

其实它们没有发现
花叶上有一只小虫子
我并不想把花儿采去
因为
花儿的美丽
花儿的芬芳
是属于大家的

老爸似本无字书

□陈双全

人生如书。但内容各异，有的青云直上，有的生不逢时，有的跌宕起伏。老爸以平淡人生，96载光阴，写就了一本无字书，虽简单纯朴，却启迪人生。

2016年农历10月30日，在小镇长山医院，儿女们噙着泪水围在老爸的病榻前，目睹了他的辞世。至今离开我们3年了。

怀念老爸，就要翻开这本厚重的无字书。从记忆的物件中，联想他的故事，品味他的人生，无不受教受益。

怎能忘了那把鞭子。老爸原是村里的马信，鞭子一直陪伴他。长年累月，他挥动鞭子驱赶马群，游荡在空旷无垠的草地上，赶走了风霜雨雪，赶走了光阴岁月，赶出了骏马奔腾，膘肥体壮。他因敬业，当上了模范放牧员。

老爸深知“养马如君子”，放马爱马。初春，乍暖还寒，风吹开了冰封的湖面，干渴的马跑到湖边喝水，怀胎的一匹母马陷入泥浆里，一杈子一杈子把草挑到圈里，再一点一点扬散开。对抢不上槽的，还要与其他马隔开单喂。等他忙活完了回到家，“咣当”一声门响，我已睡醒了一大觉。听他对还在做针线活的母亲说：“太晚了，别做了，睡觉吧。”

怎能忘了那副大土筐。它是老爸泅水过河，从几十里外挖子割的榆树条，背回家编的。这副土筐比普通的都大，所以家人称“大土筐”。我恨它，更爱它。恨它，因为它压驼了老爸的背；爱它，因为它贡献大。春、夏、秋3个时节，每天中午，老爸把马赶回圈，进屋吃一口饭，就急忙挑起那副大土筐去割猪菜。当他挑回满满两大土筐猪菜，正好到了放马时间。那个年月，生产队分钱少，我家人口多，兄弟姊妹7个，靠老爸一个劳力，除了养

家糊口，还要供我们读书，可想而知，他肩上的负担是多么重啊！所以，他拼死拼活地干。那时家庭养猪受限制，只允许养一头母猪。我家养的那头母猪是出了名的，身腰长，喂的好，长的大。每次下的猪崽也大，不等出出栏，就被南北二屯的人抢空。我们的学费，就是靠这头母猪下崽卖的钱，说实在的，就是靠老爸肩上的那副沉甸甸的大土筐担出来的。他累弯了腰，也终于担出了硕果，7个子女，除一个当农民外，其他几个有的是国家干部，有的是人民教师，有的当上了工人，有的成为了医生，有的成了富裕的个体户，最小的女儿在异国他乡发展。

怎能忘了那根拐杖。老爸在乡下生活大半辈子，子女把他接到长山小镇后，住上了舒适的楼房。吃的好，穿的好，手中不缺零花钱。按理说，该享清福了。近90岁的人，手拎一个拐杖也不闲着，一天围着小镇的化工厂、电厂走两圈，足有十几里。一边锻炼，一边捡废品。弟弟买根高档、漂亮的龙头拐杖给他，他却悬挂一边，专用自己做的。触地那头镶上一块磁铁，走路时用做铁钉、螺丝等，省弯腰捡了。一年捡的废品，多少也能卖些钱。这样，他觉得每走一步有奔头，一天生活有劲头。小镇人相互间都很熟，弟弟又是个小领导，怕别人说老爸那么大多数数还捡废品。他劝说：“爸，咱家啥都有，也不缺钱，别捡了，看人家笑话。”老爸却说：“人活着，就要自强不息不息，就要创造，创造才能幸福啊！”听了这话，也只好依他了。

悲切切，怎能忘？一个物件，令我忆怀，想事，思人！老爸的人生，平淡坦荡，活了近百岁。虽然他没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，没给子女留下万贯家财，但是却为后代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，这就是：敬业、学习、勤劳、创造……我永远读不完这本无字书，永远怀念老爸！